

真善忍光芒照亮巴厘岛



【明慧网】2010年1月1日，为了迎接新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了以“文化游行”为主题的活动。由法轮功修炼者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旗队和花车应邀参加了这次活动。法轮大法在巴厘岛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

在开幕式上，巴厘岛塔巴南的人民代表议会会长 I Ketut Suryadi 议长发表讲话。他说，在新的一年里，法轮功给人全新的感觉。“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们和所有看到法轮大法的这些人们象蜡烛的光芒一样，照亮塔巴南和周围的地区，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有一个新的开端。”

参与这次游行活动的当地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 Kadek Raisila 在演讲时说，在中国，法轮功现在仍然在遭受迫害。“许多法轮大法学员被非法逮捕、监禁、遭受酷刑、被强制劳动、甚至被杀。”

（中共当局）甚至发展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去贩卖牟取暴利的地步。已经证实有三千一百五十人被迫害致死，直到现在，迫害还在继续。”

I Ketut Suryadi 议长表示，“中共对法轮大法（学员）做的这一切，显然违反了人权，国际社会要给予充份重视。”◇

石门春晓

●石家庄市● 第96期 2010年1月28日



快乐修炼的一家人

【明慧网】就读台湾国中三年级的圣尧，今年十四岁。小学五年级时，圣尧开始跟随爸爸学炼法轮功。他很喜欢炼功，乐在其中。圣尧说他学了法轮功变得聪明了，小学时功课平平，前年上国中一年级时，在全校六百二十九位学生中脱颖而出，并通过了县政府的资优生鉴定。现在若遇不顺心的事，自己学会忍耐，也较能体谅别人。而且身体抵抗力也变强，以前常感冒，现在同学流行感冒时，他却没事。

就读国中二年级的家名，是圣尧的弟弟，今年十三岁。家名说他修炼后，遇事较不易发脾气，也较不易生病。

圣尧与家名的爸爸林先生说，他修炼法轮功以前一身是病，花了上百万元的医疗费也没能医好。炼了法轮功后，不知不觉的什么病也没了，所以太太、孩子都跟着学炼功了。自己管教孩子的方式也改变很多，以前孩子不听话会打会骂，而现在管教孩子时，第一个念头是想到李洪志老师的教导，会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引导孩子，结果孩子也变得很懂事。◇



【明慧网】

2010年1月10日下午，新西兰最大的

毛利联合部落酋长，七十七岁的亚马托·阿卡若纳（Amato Akarana）登上伊甸山（Mt Eden）顶，声援那里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活动，受到山上游客的热烈欢迎。

10日下午，天气晴朗，在奥克兰市的重要景区伊甸山上，法轮功学员正一如既往地游客发着资料。阿卡若纳酋长穿着毛利民族特有的服饰登上山顶，认真地观看了铺在地上的展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酋长表示：“我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我的部落百分之一百地支持法轮功，而我个人百分之一百五十地支持法轮功。”

“我的女儿就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我看了法轮功学

毛利最大部落酋长：我150%地支持法轮功



游客。人们一到山顶，首先就被酋长特有的服饰所吸引，当得知酋长上山为声援法轮大法，大家更是充满了兴趣，几乎每个人都拿了一份法轮大法传单。很多人和酋长愉快地交谈，并纷纷合影留念，就连中国大陆的游客们也纷纷把报纸和光碟藏进书包。◇

员在中国所受到的种种迫害深感震惊，这是对人性的挑战，是对整个人类的挑战。法轮功学员付出了很多，我希望自己也能站出来，为他们分担一些。”

当得知去年12月中旬，阿根廷联邦法院对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下了国际逮捕令，酋长说：“这是正义的。他们如果敢到这里来，我也同样会抓捕他们。”

酋长的出现吸引了山上无数游客。人们一到山顶，首先就被酋长特有的服饰所吸引，当得知酋长上山为声援法轮大法，大家更是充满了兴趣，几乎每个人都拿了一份法轮大法传单。很多人和酋长愉快地交谈，并纷纷合影留念，就连中国大陆的游客们也纷纷把报纸和光碟藏进书包。◇

爸爸被劳教所迫害致死

我不能再失去妈妈

【明慧网】我叫王博如，今年二十岁，家住石家庄市槐北路 165 号，河北省邮电宿舍南楼 1 单元 304 门。

我妈妈名叫冯晓梅，因修炼法轮功，在 2009 年 4 月 27 日上午，正在河北四方通信公司上班时被不明身份的公安人员绑走、非法劳教。

在经历了 20 天的焦急寻找无果后，2009 年 5 月 17 日，我们家突然接到了藁城市公安局的一纸“劳动教养决定书”。妈妈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已经被关进河北省女子劳教所好几天了。此前我们没得到任何通知或口信。现在家里只剩我和年近七十岁姥姥以及一个 8 岁的表弟王天行艰难度日。

妈妈被关押劳教所里已经六个多月了，爸爸也是因为炼法轮功被劳教过，是在石家庄市劳教所里被折磨近两年后才去世的。所以对于爸爸讲起的在里面的遭遇，令人发指的一切，我终身不会忘记：

爸爸王宏斌，原河北电话设备厂工程师，因法轮功信仰而被劳教。在劳教所二大队二中队里被强迫转化。队长边树强带领狱警张力、董新国指使普教人员监控体罚：连续多日不让爸爸睡觉。有一次他实在熬不住睡着了，竟被狱警指使看管他的普教用打火机将指甲连根烧掉。有一次，爸爸被双脚离地单手吊铐在窗户铁栅栏上三天三夜，狱警指使普教拿着棍子在旁边守着，只要脚一蹬墙就用棍子敲脚踝骨，还强迫他长时间做奴工，加点加班出苦力；被剥夺探视权，长期不允许家人会见；平时被羞辱、打骂就象家常便饭。这一切给爸爸造成严重的心灵创伤，健康也每况愈下，出现了剧烈咳嗽，出虚汗，整夜难以入眠，极度消瘦，以致后来回家后，心理紧张郁闷难以复苏，健康的恶化也不可遏制，回家不到一年时间，于 2003 年 10 月 9 日去世。那一年爸爸才 39 岁，我才 13 岁。

我非常担心仅有的妈妈会遇到什么虐待。因为我太了解自己的妈妈，她正直善良，坚毅贞烈，不是苟且偷安、违心说话之人。近来，我们家里通过各种可靠途径，打听到了妈妈确实遭遇了很多体罚，而且最不好的消息是她的健康出现了严重问题。我们已经知道：妈妈被关在一大队，因为不肯违心的写四书，被一个姓刘的大队长派普教人员朱丽英、刘宗珍、齐小露等人充当打手，强行把双腿用炼功双盘的姿势绑住，连续 6 个小时不让放下来。这样的姿势时间长一点人们就会钻心的疼痛、筋肉撕裂一般的疼痛，妈妈痛苦的惨叫着，值班警察谷红叶无动于衷，还让普教值班人员把屋门关严，以便充耳不闻。这样的体罚太残酷了，让妈妈的双腿肿胀剧痛难忍。腿放下来后，警察不但不让休息，还继续强迫妈妈罚站，整夜不准睡觉，不让上厕所。妈妈双腿一直肿了好几个月，行走艰难。最严重的是妈妈的肠道出现严重便血现象，一连数月连续大量便血，但从来不给去外面医院检查，也多次拒绝家人探视。就这样还逼她干活，任务数量按壮劳力的任务一点也不少给。

好不容易我们见到过一次，见她非常虚弱憔悴，有

气无力，呈现严重病态。由于妈妈便血的症状很严重，而且已经持续快半年了，所里只给吃点止血药维持，有时只给量量血压，从不做深入体检和对症治疗。我们向懂医学的专业人员咨询过，结论是这样的表现极有可能是直肠癌症状，对此我们全家都忧心如焚。

我从小原本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但是从 10 岁那年的夏天，一个噩梦的凌晨，爸爸王宏斌和妈妈冯晓梅被警察从家中非法抓捕，那时我还在上小学，就被一个人扔在了家里，那一天是 1999 年 7 月 20 日，爸爸被秘密关押 3 个月才释放。此后十年内，我们家天天过的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先后被夺走了三条人命：

爸爸王宏斌，逝于 2003 年。

我二姨冯晓敏，因修炼法轮功被持续骚扰，被迫流离失所，颠沛流离中死于 2004 年。表弟王天行失去妈妈时年仅 1 岁 10 个月，孤苦无依，妈妈同情他，收养了他。

这些年辖区的派出所警察、居委会、办事处常上门，我们不知道每一次会抓走谁，恐慌中毫无安全感。姥爷听到敲门声就发抖，最终承受不住无休止的精神折磨，于 2005 年去世。

姨夫（王天行的爸爸）至今下落不明，但从经常上门盘问的警察言语之中，能感觉到只要他一露面，就会被抓走。

妈妈是一个理性、有作为的总工程师。在任何工作环境，都受到上下级的好评和爱戴。她聪明、勤奋，有才华、有见识，发表过高水平论文，设计的新产品成为公司的利润增长点。这样的好人在工作岗位会给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啊？可是现在，她却在劳教所里被体罚虐待，被强制苦役，从事着最没有技术含量超负荷奴工劳作，甚至疾病缠身也得不到任何关照、呵护和治疗。

妈妈失去自由后，我们家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上有老、下有小，我只好放弃未完成的学业，提前出来找工作。姥姥身体不好，想妈妈，想二姨，想姥爷，反正想起谁就会哭一场。表弟刚刚上小学二年级，身心都需要关怀。我刚刚二十岁，在经济不景气，遍地大学生都无法就业的今天，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学历优势，出来谋生的难度向谁诉说，真怕自己难以承担这样一个家庭的重负。

我已经失去了爸爸，不能再没有了妈妈！姥姥失去了老伴，不能失去相依为命的唯一女儿！表弟天行过早失去了母爱，不能再失去一直养育他成长的大姨！

妈妈冯晓梅在劳教所恶劣的环境和对待下，健康的持续恶化，究竟往下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我不敢想象，我们全家倍感焦虑度日如年。我作为冯晓梅的儿子，向主管部门秉政者及社会上的好心人发出呼吁：请立即为我的妈妈冯晓梅办理保外就医手续，请给我留下唯一能够关心爱护我的妈妈！

谁能帮帮我们，妈妈的活路在哪里？

